



黃文獻公集卷第七

續藁上之四

臨川危素編

序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為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生氏皆以故宰相家為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行其不奪于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獲升玉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奕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過而息焉者猶為之依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齋之子是為雲卿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于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掾睦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

士得不有求異聞于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  
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威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  
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為賢師  
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  
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  
為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括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臯父咸  
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為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  
而良貴有聞于私淑為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  
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于風月寂寥  
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  
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僊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  
貴游俯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

昭文席湜藏書

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湛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于  
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于州縣聲迹邈焉不相及久矣  
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于稽山朋舊皆為詩以送之嗟夫良貴  
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  
見于世良貴願獨途迤邐遠引恬處下列矚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  
猶為所謂山長者名不上于三銓秩不登于百石豈其祖父之所  
望哉雖然良貴之得于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于仕故  
崇臺邃館不以為慕惟不必于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為厭其出  
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為之詩以志其  
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  
以為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為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  
夫人之少也既游于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于鄉也必還使長

而治之逮乎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于閭塾而為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為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之親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柔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既不必羣居于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于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眇眇焉疾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疊疊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于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

昭文席湜藏書

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寫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于其人者為不易又以見夫士風士俗視他邑為猶近于古也乃其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于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徒考實以祛所惑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藁糧笥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遠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繫于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為士而生于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于學海攬夕秀于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于信之玉山信固名郡

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  
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褒然前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色養  
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歛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  
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歆羨乎惟生知自慶幸  
而期無媿于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為臨別贈言之首  
云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  
湖州錄事汝弼之子武寧縣尹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為金  
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  
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永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  
家于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  
君時任于越之筦庫以節婦歸焉僅再暮君遽以疾卒大德某年  
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奈何節婦引刀

昭文席湜藏書

斷髮誓靡它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  
娠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貲合內  
外屬南來悉取其蓄聚而携其子任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為弗與  
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楹而已閭巷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  
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戴山下錄事君念無以  
資衣食將嫁之節婦介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為  
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娶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  
乃以泰定元年春遷李君暨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  
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實為之銘于是南北聲問阻絕已久宗姻里  
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為死矣聞其來皆大驚歎息至泣下節  
婦俾任留奉丘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為  
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  
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  
能伸已之欲為若馮氏者幾何人哉庸直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

知其賢與它見褒表者固不侔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送楊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為州仕焉者往往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思意日益衰薄愚民無知若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乘其方非人性然也異時之賢守有為之樹碑者有為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况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尚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為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為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徙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擾而與之相安于無事不致疑于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

昭文席湜藏書

京師僚友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工文者共為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它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為漢儒林傳凡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衆盛蓋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菑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于循吏者龔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衆盛如彼而其為循吏止若是耶粵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于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節槩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愧古循吏者吾元凱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曹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為郎祕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表以為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

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警伏或自愧悔歸于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否與夫以西京人材之衆盛由明經進而列于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十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浸偷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為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樗壽甫者予友也善為詩而不苟出獨于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矧今明良相逢一旦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所施當有大于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于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為人以俟它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墮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光榮遠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

昭文席湜藏書

如芝蘭之在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于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叅以文學顯沔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氏者是為文靖公道德論議世所師尊而沔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于沔州為曾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湛于韋布之間願獨惓惓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蓋承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為之知已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為賦詩而徵予言為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繇進士起而署督運使數檣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為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于俎豆間願予冒不測之險躬執

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為之太息不已後予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為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偵伺其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煙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為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予蓋以一言志其別夫任人之道必其材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才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為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予與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為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為問此則儒者自失其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藝之諸生也它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于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為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昭文席湜藏書

###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自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携其子而來既俾奉贄堂上以禮見願以限于常負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為別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三四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謂太息而未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為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



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蓋未有拒人于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况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于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它傳記得東郡事叅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潘序之潘竊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于朝廷而闕于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于志而未嘗領于王官有司

昭文席湜藏書

率謂非史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為已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無故家夫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耆舊為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為書纂輯也備考据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沿革之故不可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于空言以為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潘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為一州之榮觀也

###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尚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眾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遽數也取之眾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于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焉則今之上于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况夫或被特恩而躋

顯仕為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無所考見  
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衰然借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  
已不可復續乃會粹國朝凡預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次第成  
編號曰總錄蓋以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時之榮遇非謂祖宗菁  
莪豐芑之澤為止于是而已也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周羅  
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  
彥有未盡在吾穀中者乎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于此必有得于  
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  
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  
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篇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存  
焉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藁者若干卷予愛其出  
新意而不傷于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高為之

昭文席湜藏書

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  
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為  
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  
者視此為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孽其短一斥而不  
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于簡冊藏  
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韞未克究于設施者史亦莫  
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  
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為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  
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願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  
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  
先生所為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足為足其望克紹  
厚矣茲不復云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于先生長者之門

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缺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為言也豈苟然而已乎施之于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于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于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為能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為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于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者亦得侈為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人不能為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願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缺望而去果何為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為人好脩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獲齒于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眾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為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于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

昭文席湜藏書

以為善也故欲聞一言于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于感時物之變遷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予游者屢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為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為言于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贖升堂與予為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為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于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于有道善教者不徒勦取前人之成說而讀告之

也苟惟勤乎前人之成說而責告之則粗通于句讀者無不可以為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為師弟子之禮久矣矣侯今日乎蓋今之為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為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于我也為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為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于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為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于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勤取而責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它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于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者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于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為然乎否乎

題跋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令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真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昭文席湜藏書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為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振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疏檜姦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它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威威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隄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于天壤間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于官距作此卷時屢四決自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特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于此矣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熈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愛慕之如此談者類以為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者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為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為无故又譌而為無幸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跋崇國公墓誌銘

昭文席湜藏書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胄系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伐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持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書先聖先賢圖像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徵幸于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日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為士者至更名宅師其間遺尺牘之偶存者未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冢簡復啟其秘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為歆艷簡薄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蹟因書以證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為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為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為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願能以道自任既歿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于雲源何氏雲源得于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可不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題脫鞞返權二圖

昭文席湜藏書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為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檢謀狡智非不能為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動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鞞返權二圖而為之贊宋臣怒其譏已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它日公既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于此是雖若無救于趙氏之亡其不遂亡于二三豎之手者天歟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為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于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為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溧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為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識焉寶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于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閭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

考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為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常侍共讒之，衡乃依離騷賦思立而歸田之遺言，寄意無及，官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于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為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耶？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為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予言求之。

書王中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為詩，同郡柳道傳、王中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臯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于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中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

昭文席湜藏書

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中伯繇閩間白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為詩如干篇，清粹圓美，庶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予是茂卿死已久，道傳方入為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邂逅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願予乃得從中伯相傾倒于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覺然之音者耶？中伯之子餘慶尤善為古章句，且將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繩尺，而子發之婿吳萊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于中伯能勿重覺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于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彥實既為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年魯修類宮，孔子不書而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為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于羣公者，閎侈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

也情之不可已而至于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齟齬之密  
丹黜之麗紀詠備矣故予為本詩春秋之旨系之末簡云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于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  
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為固非曰曾子為獨然而人不能皆然  
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于徐  
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掾弃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  
才士相與稱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為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  
徐君之事為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為能然而人不  
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克而至于曾子其可  
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尚矣以多言為哉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存亡其什九而拓  
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

昭文席湜藏書

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  
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曆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間冬十月臣  
鐸尔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  
大學士秦禧宗稜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尔直抃蹈而  
退襲藏惟謹以臣潛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  
侍書學士臣集為臣言皇上以萬機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  
刻寘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使者必  
閣學士畫旨具成業持詣榻前四復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  
臣為上所知道遇者未嘗輕畀臣鐸尔直當上踐祚之初以保寧等  
處萬戶召對明仁殿持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逆敵遂巡鎮  
拊安河南山東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陞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  
它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遠凱旋而復命也願以辭藝進而特



預是賜殊常之恩，復絕前比。茲蓋時清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將使中林兔罟之士，莫不鼓舞變化于雲漢昭回之下，甚感德也。一頓一笑，豈虛乎哉？臣鐸尔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上意，抑可謂不辱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為苟同。洪公景廬既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學尚何言哉？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尚可見也。

跋韓令公真贊

昭文席湜藏書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開封國公，治平二年乃進封魏贊，作于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真跡尚存可考也。

跋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為火，或為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為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于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象象同稱明出地上而象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為言觀也，慕也。惟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上，乃為本諸易而申言之如此云。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傅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為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賣降恐後。君子耻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斥十

年其復官進職起師長沙賈已在謫藉雖力諫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頗謂入謝表啟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為可尚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為桑懌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恠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既已無愧于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連引兵攻徭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衆而生致其首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而獨擊敗賊數千人又

昭文席湜藏書

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暨麾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雋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為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殺兵不止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為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過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薄尉間名位略等懌以吏匿其闕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于吏議功狀久格不下隨牒調補邊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懌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于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書新安朱子以為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閒逸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米元暉帖

翟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勛而傳其術則勛之為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雷知院孝友宇文簽樞紹節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瓌憲聖猶子曾開府觀壽皇潛邸舊人此卷先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為中書故亦寘于鄭侍郎作肅之後暉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瑾重背造是必嘗歸于秘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于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為奇玩也哉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過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為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

昭文席湊藏書

之句豈非善護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既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于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皇威于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于學士大夫而已哉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為吏部尚書大曆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為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于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遷尊母沈氏為皇太后時

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使已輒罷公之為使不以一事者若章  
縮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命冊皆出于中書是  
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  
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郃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郃也新史郃本傳  
稱郃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者  
意必以舍人秩早于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  
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  
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東坡臨鍾繇書

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  
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為然也今之善為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  
矣豈古人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

記水樂亭詩

東陽娶大縣為長吏者恒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興宗宋王君

昭文席湜藏書

鮑君極率以暇日寫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安于  
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慮夫吏之  
知以簡易為治者少也王君為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寮登西峴山  
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為賦詩亭既廢好事者或以其  
詩刻寘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曆二年秋某  
月今縣尹趙侯某始即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之  
為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槩見矣視前人何歉乎輒為志其  
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也  
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  
者豈直翰墨之工而已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為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

遙望羣峯隱見于煙雲霄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它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真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為親涉其境始悟為佳句豈虛言哉

先世墓銘後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于潛為七世祖妣實故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從妹作銘者夫人之姪穎忠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留守乃以穎直秘閣為其判官尋以充議不合去秦檜枋國李泰發參政得罪貶穎坐貽泰發書有忽聞遠適豈勝惶駭等語降三官銘作于檜死之日曰右朝奉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為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為潛之六世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潛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喻良能前銘叙女適喻葆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四

昭文席湜藏書

人俱以文章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泉陳先生稱烏傷四君子叔奇者良能字季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任于朝嘗以太常丞兼權工部郎官積階朝議大夫爵義烏縣開國男有香山集行于世而此銘不載集中居士樂府蓋題秦檜所建太平樓任臣謂檜也公歿迄今百四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唯所賦樂府猶為人所傳誦潛嘗訪求得它詩文與樂府合五千餘言第為三卷間又從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藏之併記其後庶來者有考也

先居士樂府後記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即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舊傳檜秦檜所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輩恠石寘太平樓殿中侍御史張緬劾奏其事沂中空罰金是時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暨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所為作也時檜命察事卒數百游市中聞

言其姦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例敗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潛既錄二銘并以公樂府及何公茂恭跋文附見其左茂恭蓋龍川先生所謂四君子者而龍川茂恭兄子婿也

### 跋景傳遺文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尚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與予為忘年交而其子克讓子婿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并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于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予尚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為邨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簡公父事之其歿也公實銘其墓逮景傳之尊府君希聲先生遂以文學為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笑于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于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聖賢之學而出于性命

昭文席湜藏書

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近乎昔之獨行君子者予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宗視克讓蓋猶子也而景傳望予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景傳于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既無隻字以為之銘又無片辭以為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讓因是尚有警也

### 跋景傳新店彎詩

新店彎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佐是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所題歲月蓋余以督運史居鄞時景傳携其子克讓來為予壻嘗寓宿于此也追計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永訣者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歿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橐不勝愴然輒錄為二通一以授克讓藏于家一以寄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黃文獻公集卷第七

門人劉涓校正

昭文席湜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八

續藁上之五

臨川危素編

題跋

跋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上指以香幣  
走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響答此皆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  
孚有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  
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  
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既多乎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意也覽者  
盍以是觀焉

書王氏忠孝堂記後

僕所居里於漢為烏傷縣蓋秦人顏君以孝稱負土葬其親而羣  
烏銜土以助之烏叻皆傷故曰烏傷其後有宗公澤宋元祐進士  
靖康時守磁州高宗以親王北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尋以為天

下兵馬大元帥而公為副元帥遂建中天之業公以京城留守歿於汴謚曰忠簡縣人至今奉公與顏君合祠于學官號其堂曰忠孝云夫以教萬家之邑上下幾二千年乃得此兩人其子孫或不克大振或已泯絕無聞若潼川王氏萃忠孝之名于一門而嗣人又能侈大之俾彌久勿墜雖晉卞氏不得專美于前吾鄉先哲固有所弗如也因觀侍講虞公所撰王氏忠孝堂記輒識其贊贊美之私于篇末焉

### 跋劉聲之詩

僕年二十餘識聲之先生于錢唐時聲之方以經學教授媿莫能執弟子禮後因讀周官將質所疑于聲之而聲之已死今年秋始獲觀其門人瞿君士弘所集遺文凡如千篇劉君師魯實序其首于是聲之同時輩流人物凋落殆盡與聲之游最久而兄事聲之者今唯師魯而已士弘得師魯以為聲之不朽之託尚何憾哉獨惜其所纂錄殊有未備以僕所藏聲之遺墨校之集所不載者五

昭文席湜藏書

七言古律詩猶十有二首輒書而歸之俾寘卷中僕所弗及知者固不止此也聲之之子某能保其父書先王之大經大法見于論著必尚有可徵者士弘其合而傳之述作之家或有取焉

### 跋俞好問記外家遺事

記外家遺事者前有陶公淵明後有蘇公子瞻朱公元晦皆既歿而言立故其傳至今俞君好問以外孫記沈君遺事而不能必其如昔人之傳與否是以汲汲焉有求于人而託之以傳四十年間所得前朝故老若一時公卿顯人之文數十通好問年今七十有六而求之不厭雖以某之蒙陋晚出亦將使附氏名其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凱風寒泉之思詎有既乎沈君約已裕物為善而未始近名傳不傳于沈君何失得竊獨感好問之為足以厲薄俗而有功于名教甚大故弗辭而為之書

### 題敲鉢圖

客有持敲鉢圖過余者作而言曰漁陽嚴君大德中由殿中知班



為川州判官州有屠牛者詐為病牛詣州上狀君臨視之則牛自  
其家逸出昂首屈膝望君悲鳴若有所訴蓋牝牛始孕不病也迺  
按致屠者罪牛母子獲全今所畫騎而立者嚴君也持文書跪牛  
前屠者也右頤受屠者文書若擁跪者後趨騎者旁君所從吏卒  
也其事亦異矣里父老既為之圖且率士友為賦詩竊妄意太史  
或譏之曰史官書事無大于此大者乎觀嚴君之愛物而其仁民  
為可知固不必計夫牛之異可與桃花犬比否也序而歸之覽者  
尚無誚焉

書趙繼清詩集後

延祐初余以非才叨綴末第浮沈州縣十有六年晚通朝籍乃與  
繼清相見京師追教慈恩舊題并沈存歿殆相半不能不為之永  
慨于是吾同年之在朝行至大官者凡若干人入則奉宴間退又  
各有事乎其職業獨繼清方待班而余以卑官備負冗從得以暇

昭文席湜藏書

日數過繼清繼清亦大出平生所為詩文相與誦詠之以為樂余  
每愛其詩極清婉而骨氣森然評者但美其不事雕飾殊不知吾  
繼清非復異時東塗西抹久矣居亡何而繼清隨牒調補一縣去  
臨分握手于繼清之詩未及改評姑識歲月以道其離合之思云  
耳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末矣  
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為作也  
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于考亭門人曩氏進脩之功  
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為是以誘掖之云  
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  
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  
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程也學者苟能因  
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于是書之外有私淑

艾也行遠自適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跋胡氏家藏公牘

予家藏先世以京削外改時舉主五負照牒皆有奏檢而此悉無之不知偶失之耶例無之耶凡自判司簿尉闕陞須舉主三負其舉堪充縣令者謂之令狀右選中乃得以校尉徑舉縣令又不限所舉員數觀此亦足識當時故事也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鮮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藝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蘇王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

昭文席湜藏書

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為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撰館職策題譏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為頤報恩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謂莫知以穴去職者為誰當別考也

跋晦庵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為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知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訴于朝丞相王文定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頰陰右之亟俾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為踐牛奪田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乃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為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既用磨勘轉官除職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

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秘閣脩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  
管嵩山崇福宮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逮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  
詔褒諭次兩帖乃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開允更被  
褒語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  
江東即帖中云不知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授辭故祠官使職悉不  
以繫銜也藝相蓋指文定所謂邪說姦心陰自憑結廟社之靈竇  
糾殛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事為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  
年夏秋之間最後兩言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興元年春一稱  
秘閣脩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春請委之副楮  
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時事出處問答兩門此四十卷而此諸  
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庶俟采錄以補闕逸云爾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繁然其貴  
而不倨卑而不誣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

昭文席湜藏書

至于京官選人總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槩見也

跋綦母潛詩

唐綦母詩見于殷璠所序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獨稱其題鶴  
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歷代  
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不遠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璠偶遺  
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間上人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  
俟覽者詳焉

題真文忠公小像

潘嘗從仇仁父先生觀此卷于金陵今二十有六年重觀于京師  
寓舍撫歲月之逾邁慨前脩之渺然景行行止無以多言為也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

頌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頌  
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

枋者十有五年其功烈在史氏而公屢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  
歿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槩見公之于是為魯齋先生以授其  
猶子且謂或有發揮于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孫以材  
自見列于仕籍者斑斑相望魯齋之待于其後者宜不乏人公之  
遺志將有託以不墜手澤在焉非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為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于父兄  
培植之素以為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間生之質又  
蚤有志于學家庭之間于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  
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顏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  
此帖可以自警矣

跋葉南康遺墨

學必有師觀南康史君葉公銘俞先生墓其本末源流可見矣今  
去公僅六十年新學小生徃徃務求名位尊顯為人望所屬而能

昭文席湫藏書

相引重者稱以為師俗習之不古甚矣覽此銘不少媿哉

讀蘇御史奏藁

伯脩三為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于朝  
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苟乎闕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  
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  
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  
家稽古建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為之進退今  
臺司記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微文抵吏議若干  
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為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  
衆而未敢必其然頃因發策上庠嘗以為問諸生成莫知所對茲  
獲觀伯脩奏草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  
聲威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為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  
甄拔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脩為已久所論唯陸贄  
裴延齡兩人視伯脩則已畧而又不能如伯脩得行其言非城之

賢不逮伯脩蓋伯脩遭逢盛際與城所過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為功而獨以聽納觀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跋項可立序舊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為名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于一枝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逆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為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閩閩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為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衆人之間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右其智願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為賢于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古而于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曷宜無傳乎

跋致慤亭記詠

昭文席湜藏書

梁棣州之先大夫秘監公作亭祖墓之側以為歲時汛掃饋奠之所名之曰致慤按商人之詩稱緜我思成而不言所以思成之道記禮者始發其義以為致慤則致蓋少威儀之謂慤有合乎商之質禮以質為本茲其所以能思成歟墓祭固以義起禮而公之名其亭則可謂知禮之本者矣夫至哀無文至敬無飾墟墓之間至哀也偶人象馬雕刻如生不已文乎宗廟之間至敬也一宮三室施以采績不已飾乎文飾威而哀敬衰是則公昭示後人使無忘其本之意也孔子之先實商人其嘗而奉薦也慤雖于貢猶疑焉去聖日遠安知不有致疑于公名亭之義者誠不宜無述也凡記載序錄賦詠總若干首棣州既輯成巨編以某嘗託年家之新後俾題識其末如此

跋何節婦詩

僕舊聞曾大父戶部府君倅吳時永康何公以閭職導旨樞庭奉詔察訪江淮招集射陽湖流民道過吳興戶部府君慷慨劇論時

事竟夕而別未幾丞相吳許公去國言者希旨日公為丞相黨人戶部府君亦坐與丞相兄厚善奉祠而去僕與何氏故契家也節婦呂氏之夫實都丞公之子僕以契家居同郡而莫能知之僕誠鄙人哉若都承公兄弟材猷之美業履之盛與節婦父母家衣冠奕葉望于一鄉則僕知之久矣節婦之能以義自持皆家庭濡染之素與閭巷之間砥行立名者固自不侔竊意節婦方以不得終事其所天為大威諸公願以有司之所旌異動色相慶而永歌之不知果出于節婦之所願欲否也謹附氏名卷末以志其媿而贊其疑焉

書曾氏家譜後

韓魏公有言謹家謀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謀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顧人曾魯卿于少師文清公為六世孫宦游南海上最久一旦歸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于豪右者奉其墓祭之廢不舉者凡以家

昭文席湜藏書

謀之未墜猶有可考見也魏公之言豈非信然哉夫以魏公精搜博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今魯卿所譜至于十有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公弗如也魯卿之友著作郎麥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尔後人克謹其傳焉

跋思親堂記

思親堂者廬陵鼓氏兄弟登其親之堂而思慕之不忘故以為名堂非以思親而作也則凡可以寓其思者奚獨斯堂哉竊意其布武而前必曰此吾親所行之庭也拾級而上必曰此吾親所歷之階也入而窺其奧必又曰此吾親所居之室也不寧惟是至于盤杆几杖物器之微苟傳藏而不廢者必曰此吾親氣澤之所存也是宜于目觸心接無不託以寓其思亦無時而不思豈必當祭而齊始思其居處如記禮者之云乎雖然此猶其末耳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人莫不有親也而不能人人皆為孝子者弗思而已能致思焉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彭氏之季曰斗字宗建者久遊京師示予以堂記求申其說宗建之去斯堂也既日以遠敢告以近取諸身而廣其為思之義云

跋思存堂記

新安吳氏之先墓是為存山即其冢舍作堂曰思存蓋因其山之名以名其堂庸寓夫事亡如事存之義云謂之思存者其存與否視夫思與弗思而已祭義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又曰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愜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言將祭而齋當齋而思如其親之存焉詩所謂緜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者其思有時也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涖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仁人孝子之不忍死其親固無時而弗思其親之沒而不忘者亦無時而弗存不必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

昭文席誤藏書

見夫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輒以臨川先生之記斯堂者申言之如此吳氏之嗣人何日而忘之哉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君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于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于其親者宜無不得為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于禮亦何憚而不為乎人不能為而趙君獨為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謂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儉其親者焉

跋和靖先生帖

東坡謂先生書似李西臺西臺書蓋屢見之而先生書願不多見山陰僧舍有先生所書詩數十首多集中所無此帖字與之正同可寶也

跋誠悅堂記

濟南程侯子敬敬歷州縣間治行甚著既而棄官歸養其母廬陵

王君吾素與侯有雅故又與侯之子並同在史館為名其所居之堂曰誠悅且作文以記之蓋治民本乎事親而悅親本乎誠身其說具于孟子之書記不釋其義而獨稱侯政事之美者因未以見其本也夫善言理者必有徵于事是以君子言貴乎有物苟徒勤取昔人之成說而侈為空言將焉用之覽此記者由其仁民愛物之功而得其誠身悅親之實斯可為知言者矣

### 跋常掾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元亨從其推官劉君慮囚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其已久元亨閱其牘知有寃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廼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為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頤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耳而太守不能聽至今抱其獄哭而去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元亨能為于公之所不能為者非元亨之才有大過於于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于昔之為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居北門

### 昭文席湜藏書

握史筆倘因撰著而有所登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寃民前代所不及也安可以為小善而略之哉

###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為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貲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領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倖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殊乙遽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吭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鄰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于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為都曹掾按儒臺故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罷遣之且為文吊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為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驚謂萬山長至云凡舟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略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聞其獄暴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大



此者願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故所記止是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為之掩卷而太息也輒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書中屠公墓表後

孔子之贊易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而孟子論君子之澤直斷以五世嗟乎名之成否慶之有餘不足亦視夫善之積與不積何如耳予子孫孫勿替引之雖百世可也內翰臨川吳先生既以善入表中屠公之墓且登載其為善之迹甚具人知公之無媿于是名而不知公以考城君為之父御史君為之子諸孫又往往能以材自見而取顯融于時所積之厚非一世矣公之名則已暴著餘慶之未艾詎易量哉繼述之善是在後人庸志諸下方以俟

蘭亭叙

吳興公臨禊帖予所見亡慮數十本此其最佳者然嘗觀唐馮承素所臨極蕭散朴質殊與此不類好事者能合而求其同則王氏

昭文席湜藏書

筆意所在可得矣

策問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于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困于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植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據所蘊以俟為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為甚高論也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絃歌之化本于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偷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為細務從政則苟違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為虛文不幾于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為壯行之地可無所熟

講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試陳之無以讓為也

問欽惟天朝建國學為育材之地二三子以公卿貴胄而齒於諸生其相與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若夫五射六御干戈羽籥凡古所用以為教者皆未嘗以接于心目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是宜成材就實有卓乎其特異者乃或不能無愧于古何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古人為教之具亦有可用于今者否歟願推求其遺法將以復于上而與二三子講習焉毋徒以空言為也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埋掩搏之習猶有存者以為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為郡縣之治有未善若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

昭文席湜藏書

生所知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絀于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版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sup>有</sup>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槩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祛所惑焉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處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貴于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泰也欲保其泰有急于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二者以對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于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既養之

後者有選法焉為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何全也拘于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于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于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為甚密教法視古則已踈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是果出于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古之為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為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古之為治者必正習俗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所尚不同故其為俗亦異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漢人所習尚者果周之文否歟方今之俗以為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為質耶則

昭文席湜藏書

民多澆淳而散樸以為忠耶則為士者又徃徃舞智以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它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于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略

問除盜掠荒非無良法然莫思患而預防之乃今聖仁在上威行惠孚蟻聚之衆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之采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為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為言也實二三子宜審于自知矣幸因答問少據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為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

以去其貪設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為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為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于古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取之不同歟由施設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冊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為貧耶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為富耶短褐不完舍菽飲水而不免于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于富家固不能無剝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為國計者

昭文席湜藏書

如之何其可也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於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子習為明體達用之學必當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入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岐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

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果何事歟  
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錢出于古而交會創于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為之本蓋  
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  
獨行而錢遂積于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  
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何歟  
至若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  
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  
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  
夏時也今之為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蓋莫有大于此者不可  
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國學漢人策問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為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世

昭文席湜藏書

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于  
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于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  
乎若漢之以孝廉察于有司者即古之所謂德行唐之以直言極  
諫對于天子之廷者即古之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  
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者所云  
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惑也幸相與推  
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子以洪範  
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歆言以  
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  
曷為而固書獨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  
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  
盡信固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  
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為斷

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異之學豈但小道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為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羣居終日求於師者為甚詳而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歟在易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允為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為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茂明之母荀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于郡邑而西晉行于辟雍今願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邑守令之有志于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于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

昭文席湊藏書

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之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畧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兩漢惟鹿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欲蒐輯遺文以諗于朝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行民果以為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論議有餘材任宰相豈迂濶于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何以使法施于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領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為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言為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為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反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于詩說

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  
氣習隨之故不得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  
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攷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民周有怙侈滅  
義之殷士則于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失褊鄭之  
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于其變之中有未盡變也文翁倡  
其教相如為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黃霸  
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  
以地分為斷也夫語時務者莫大於移風易俗而于經史之指若  
有未喻幸有以祛所惑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無  
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尹之流也然而一則  
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于霸道  
歟向子歆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為然而于誼無所貶誼果非仲舒  
所及歟至歆叙七畧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子並列于諸

昭文席誤藏書

子歆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于當世之事而二  
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據其言之無忤于古人可施于今日  
者條陳之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以養廉為  
名則是吏之廉否特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  
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于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不齊  
又未易以槩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  
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  
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夫得劇孟苦一敵國而  
知吳楚無能為班固於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  
爾至為司馬遷傳贊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  
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於堯  
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

亦皆有純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于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為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為民者又莫敢以豪華自任諸君子亦嘗覽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為事專而成教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于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于稽古禮文以吏為師者不得專力于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為世守鮮有久于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為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于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

昭文席湜藏書

措紳先生言必以孔子詩書執禮而非敢為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為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為之丕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効顧若是緩歟夫豈為士者溺于口耳之末而昧于當世之所尚歟不然則承流宣化者未能諭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于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



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為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為之解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千乘之國為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間闈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于天子為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

昭文席湜藏書

問矣然猶有以樂立于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為樂果皆出於古歟我朝沿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樂而未始用以為教也其為樂果不通于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聞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為士者無不成于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為不久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于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于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于鄉闈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獲適維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偕計吏者之眾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闕閱貴游恥與寒畯爭長歟伊欲考古

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于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  
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  
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  
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為得失歟歐  
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  
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  
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摩論撰  
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夙講而  
為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古之為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于今者學  
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  
歟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使民無教易而成其治乎筭令  
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于罪戾

昭文席湊藏書

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于萬民  
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于胥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  
王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于今者又如此其弛張損益  
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而務為有用之學得無夙  
講于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毋以勦說為也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  
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  
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撓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遜  
辭恭色取媚于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為達廢弛職業者清  
談啟之也而亦有檢攝眾事未嘗少閑者焉清談何嘗為之累歟  
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行之得  
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  
所趨嚮者安在

江西鄉試漢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于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盡能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于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于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于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啟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忝冒豈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間出彰大漢之

昭文席湜藏書

異材垂昭來今蔚為盛際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偕方署太常之籍凡皆重才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于三紀之餘揀羣英于千里之外薏薏束帛殆幾楚然而有聞于于纓冠孰甘墮若以自後棘連圍而並樹袍何白以太紛惟薦送之定負寶抑損於舊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架度之可稽業有專攻競出管闔之餘見飾辨麗者或乖雅馴之體獵幽眇者或昧精稜之原乃欲定去取于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于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確乎難哉自非精鑿裁以持衡攬英雄而入彀妍媸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潛者器資竄陋術業踈蕪蓬迹英躔根玷譽髦之造晞光華且謬充跡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泥塗輒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願庸謗其矣堪粵陪方物之陳荐入春官

黃文獻公集卷八  
之考綸言俯被雍容衛室之誦積奏森羅煥爛上方之札蓋少俾  
於未議庶無負于殊知夫何鼓已至于再三威實臨于咫尺塵終  
條對靡中題評挾以先登徒愧大宮之士存而勿去偶同夔圃之  
賓叨綴第以為榮省流恩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導揚德意底厲  
文風假華袞之寵褒曲垂薦藉致黻旒之過聽獲預并容潛敢不  
勉企前脩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為銘尚一割  
之可用上酬亨遇次答隆私激烈情深鋪菜語淺

賀周縣丞啟

策名所陞贊邑海壖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古有詳延之禮肆時  
多間出之材於皇昌辰聿新曠典文場初啟類霑優渥之恩英毅  
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任以事  
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卓乎懿行允矣令儀獨抱遺經詞章固為  
餘技究觀當世設施非事空言粵策僑于鄉闈逮旅陳于方物褒  
然高舉藉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膺妙東

昭文席湊藏書

式副旁求日異彤庭既親承于大對天臨黼座宜密近于清光侈  
是際逢胡然引却姑一登于選部不再轉而為丞庶出緒餘稍甦  
疲瘵佇聽疇庸之美亟觀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覲茲盛事雲霄  
直上詎為儒者之榮膏澤下流尚慰斯人之望聊攄悃悃少助忻  
愉

通李州判啟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問庸  
候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祀宋之莫徵  
大冊高文卑晁董之所對科目之士於斯為盛州縣之職夫豈徒  
然矧展材猷力禪治化風行草偃里無珥筆之民川泳雲飛座有  
綈冠之客載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播之期敢後典籤之訶某  
衰遲漫述惕息素餐忝冒謂何久自慙于揚靴瞻承伊適幸毋與  
於及瓜拱俟晤言悉攄下悃

疏

請如公住寶林疏

師子座上要揚達摩家風龍華會中幸逢彌勒伴侶庶紹隆于先業益振起于頽綱欲寫渴心無嫌饒舌某人閩南異產濟北真傳雖嘗以佛法住持不倦于諸方接待急流勇退固知高尚之情大夏將傾必藉扶持之力迺瞻雙林之勝境猶存十刹之舊名豈容虛席而莫居是用闔辭以為請得萬間屋何妨儒釋一家拈一瓣香共祝皇王萬歲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參稽故典郡令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論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兼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在其人而一切聽其在天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為田六百畝理

昭文席湜藏書

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于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獎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耜為爾農勸尚其勉之毋苟以為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祝文

謁先聖

忝繇諸生蒙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啟茲覆載生成名言罔既欽承睿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潛忝繇諸生與聞有政

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靈

三皇

維三聖人為郡邑之通祀厥有著令潛祇事云初肇以禮見遵舊典也

城隍

潛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祇後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東嶽

泰山之雲實雨天下郡邑所在得望祀焉潛祇事云初是用展謁曰雨曰暘維神其嘉惠之

諸廟

治人事神吏之職也禦災捍患神之力也通幽顯而一貫所以交盡其責也願茲陋微無能無後也神之相之尚不忒也祇事告虔舊典是式也維爾有神尚昭假也

昭文席漢藏書

太史院秋祭祝文

皇帝元辰天剛

蒼龍之首躔次伊始元辰所含永綏多祉億萬斯年歆此茲祀

皇帝照星羅喉

日月之交是曰天首靈儀旁燭陟降左右祇薦茲芬尚祈默佑

皇帝胎星室宿

定之方中式營有居儲精上玄實開丕圖有巖巖祀神靈具孚

皇后元辰小吉

鷄首之舍坤維受事肅肅中宮元辰攸次神其降康饗于明祀

皇后照星太陽

大明麗天照臨下土承茲休光陰教是輔昭薦常事用膺多祐

皇后胎星參宿

坤申之間揆伐孔揚清明在天淑德之祥來歆肆祀介福無疆

太子元辰太衝

對時育物青陽在春毓粹震宮肇茲元辰精誠是鑒福祿軒臻

太子照星太陽

衆陽之宗有赫臨照重光所被前星有耀永錫蕃釐無忘昭報

太子胎星斗宿

倬彼雲漢南斗有光降靈錫羨長發其祥精禋匪懈皇圖永昌

國學遷設先師配位祝文

釋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侑厥有舊章穆卜靈辰具嚴廟像奉  
遷改作伏慮震驚庀事云初敢脩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二首

禮殿有嚴妥靈茲久旅楹故撤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諏辰興作廟  
庭清謐伏懼驚誼菲薦陳誠尚祈昭鑒

巍巍聖師廟祀惟舊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既固既完式范俎豆吉  
蠲薦告奠茲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斁

祭文

昭文席湫藏書

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為高願以文鳴其  
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魯簡武戒湯銘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  
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揆序弗猥弗并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  
嘉堯達滿盈藏英歛華根柢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春玉撞  
發其和平遠彼賸聲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  
之醴醊乃弦乃歌乃佐武城人趨易良俗失悍穉雅熙熙恬為  
父兄於穆昌辰文事聿興乃謝帛黻乃專鑑衡賤華貴實樹之風  
聲磬效所及驅馳走霆學徒嚮方俊良用登藐此陋微亦累品評  
贊邑海孺遺則是徵擇士藝闡緒言是承庶終惠我勉夫兢兢曷  
使中路奪其依憑嗚呼先生為幽為明有煒斯文揭若日星重江  
複山煙慘雲冥瞻言遠而泣涕雨零馳辭備觴式昭哀誠

黃文獻公集卷第八

昭文席湜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九

續藁上之

臨川危素編

廟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摠誠宣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沓至皆堅卧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屋三閱月而薨于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適吾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秘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



之為問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安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藏  
事饋奠唯謹以潛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  
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強誓伏而盜賊化為  
良民為御史則抗言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勵  
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  
柱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  
受上賞暨執法西臺屬閔右荐饑壹以荒政為己任有禱于神其  
應如響乃傾私橐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  
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于疾病死亡皆具為區處  
慮有司怠于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極盡其力賴以  
少甦者雖甚眾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于大故捐館之日奉元  
鼓樓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  
聞制贈公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濟國公謚曰文忠卹典之優異先帝憫悼深矣公所

昭文席湜藏書

務學致于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苟 仁宗時公居禮部  
為侍郎尚書兩持文枋克廣賢路深契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輒  
拒不與為禮書方寸之紙令閭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為  
也所撰著施于朝廷行于四方萬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莅民  
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  
之祭於大烝文學論議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之祀于學固非  
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為最久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  
為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平生釣游處池深木寒猶將低徊不忍  
去况登斯堂而仰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  
殆非小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遂不敢辭  
而序其槩復為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閣行事之詳  
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勸諸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  
闕于祠事者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漣孰適公歸而止于此使

者在門公不為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有命賁然來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宁寬是西顧盡瘁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宮公像在斯皇皇卷服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故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

柱國追封閩國公謚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覲于上京

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即公寓邸傳旨詢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爾島夷不足煩天討因畫招徠之策以進深契上哀將使預聞國政公懇辭乃降金虎符授公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仍為御使殿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為公起舞霑醉而止公既還治閩中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旦上春禮有加擢戶部尚書數奏事稱旨嘗命之坐而輟御膳以賜以廷辯薄百官俸非便忤權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夫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

昭文席湜藏書

即政事堂條陳二十四事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母行二十一年春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臣等備一介之使以招徠之事成可無殘民匱財即事不成亦無損國威重上嘉納之因以公為國信使凡所須一惟公意公以為臣他無所須祇須一印佩之擇叅佐數輩奉詔以行足矣有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玉環連條納瑟瑟袍帽鞞馬鞍各一俾丞相善護視公妻子之留質京師者公既陞辭以夏四月發慶元五月抵耽羅耽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上先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并移書國王及用事者日本遣使郊迎甚謹請遂以詔書入辛卯望艤舟對馬島而夜俄有舉火譟譟島上者公竟遇害而薨得年五十有六夫人葉氏携諸孤跣哭赴愬闕下上聞訃震悼命頒其家衣廩如故給夫人驛券乘官舸五南還究其事尋謚公敬愍侯錄其季子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都中為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即平江賜宅一區田八千畝厥後都

中累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言雖已得謚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  
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春三月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謚忠愍于是夫人亦從公爵封閩國  
太夫人既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上恩侈前  
烈爰卜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像而祠焉公  
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為宋世族高祖諱戩  
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太保南渡時嘗仕閩因家焉故  
又為福之長溪人曾祖諱椿贈太傅曾祖妣陳氏通義郡夫人林  
氏平原郡夫人祖諱萬全登淳熙二年進士第任處州青田縣令  
贈太師祖妣林氏贈衛國夫人考諱方大贈少保妣陳氏潁川郡  
夫人初少保無子禱于顯應崔府君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工  
為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叔父叅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  
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務故宰相吳公潛分間四明辟奉國軍  
節度推官改沿海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

昭文席湜藏書

以諉之凡所剖悉析三百餘事有平心錄四卷除提領戶部犒賞  
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與嘗捐和平十二酒庫積逋十七萬和  
平三百家為之少蘇馬公光祖以執政尹天府辟浙西安撫使幹  
辦公事奉朝旨決六縣獄單車夜至餘杭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  
其情當坐者僅數人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  
疑獄全活甚眾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糴買官江東轉運司幹辦公  
事用舉者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為諸邑最皇族有縱家僮殺人  
者論如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力  
請寬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  
判臨安府除提轄文思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丞兵部郎  
官出知徽州兼都督兵馬府叅議官軍帥李銓據城謀為變勢張  
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侍郎仍  
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點刑獄行次永  
嘉復以為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南劍州兼

福建路提點刑獄兼招捕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路  
制置使兼職仍舊于是德祐內附三宮已北上而景炎新造未久  
又航海去迺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上之行省承制以公知建  
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兵為亂殺同知宣撫  
司事潛說友而屠其家公收潛尸為治後事且以計紹雄而厚結  
其麾下因大閱擒雄誅之以功陞宣撫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  
提刑按察司已而淮兵亂復作公率郡民捕其黨悉斬以殉閩生  
齒數十百萬卒賴以完亡何而入覲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  
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其為比  
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慧寺擲思母已  
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日大師住持平江妙湛寺普貴子男七人曰  
時中易名為僧以卒餘悉以公奏補官曰琦明威將軍同知肇慶  
路總管府事曰權中從仕郎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仕郎寧海縣  
尹皆卒曰建中從仕郎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人留

昭文席湊藏書

質而歸卒于維揚驛無子以都中之子某為其後曰端中從仕郎  
尤溪縣尹亦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女六人四  
適名門二為尼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  
年都中以太夫人之命來徵文將刊之茲碑潛竊惟公之志身殉  
國亦既簡在帝心而足以暴白于天下太夫人勤懇壹意為天所  
祐年幾八表貌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材猷德望嚮用于時  
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為臣太夫人之為婦正議之  
為子可謂盡之矣欲勿書得乎太夫人之弟茂辰嘗以公薦為武  
德將軍管軍總管公之姪也為之七走京師而致力于祠事尤悉  
夫亦有功于王氏而可書者也其銘曰

於赫 世祖總攬羣雄委質自奮時惟王公千載之逢由一言始  
歸護全閩惟天子使相彼林林孰完其生繫公是怙弗震弗驚迺  
疇民庸迺踐朝著迺啟迺沃迺居政路蠢茲島夷敢有不恭抗言  
請使出次于東溟波浩浩其下不測長風大颿萬里一息天聲所

加吟嗚嗟吁韃橐帕首頰伏路隅煌煌英蕩使事有指庶公其歸  
赤馬几几胡蹈大難而以計聞舍生取義哀動帝宸疏封進爵易  
名節惠于飾其終罔不備至公則遠矣遺烈不泯孰其承之惟後  
有人一畝之宮百世之祀麗牲有碑刻示無止

墓碑

格菴先生趙公阡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盡展于一時而淑艾之  
私有足惠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為吾先生而已蓋自考亭朱子  
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辭與旨散出于門人所紀錄者莫克互見  
公始采集以為纂疏今四方學者既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  
世系出處固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蒯人齊國公  
迥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為韓忠獻王族大以衍派分而三居亳者  
曰光祿卿期又遷處之縉雲由光祿三世至公之曾祖考諱濟贈  
太子太保博平公祖考諱軫贈太子太傅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

昭文席湜藏書

薦於鄉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新國太夫人  
公諱順孫字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  
文忠公見而奇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  
益務親師友取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  
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  
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正  
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校書郎添差通判婺州以內憂去咸淳改元  
入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  
相承之機度宗竦聽諭公曰卿老儒議論似富弼蘇軾公退有旨  
擢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為殿中侍御史皆兼  
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久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為災必援  
据經傳及累朝故實為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帑藏枵乏而  
人主不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  
九式均財節用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

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為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怒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為忤令內外諸臣條具申省以聞公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過為瑟縮專求瑣細以備對揚當申徹之以格習諛踵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居言職劾龔日升昏鄙不宜為察官它所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焉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人父楊纘上遺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感其有葛覃之情蓼莪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而可俄又宣諭欲以百日為制公復奏請以暮年為期時雖不能悉如公言猶久之迺成禮謝堂以從官導旨樞庭出入宮禁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

昭文席湜藏書

微長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者歷疏其姦于榻前以去就爭之度宗諭解至再公執之益堅卒免堂官堂弟瑋以節鉞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僮日伺于闔閭間細民以物求售輒攘取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不報公抗疏不已卒罷瑋朝請仍徙其居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章自辨且求謝事會其姪蕃世守廣德負勢貪虐公奏黜之似道滋不悅公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宮之建議毀民廬以廣衢路雖用公疏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聞而帥漕希旨持兩端之說公再疏言力爭堅挽于事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陰消潛格于人不知之中者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旦之密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去除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侍讀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庾赤立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十月

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  
乏興之憂公不聽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糶本而抑浮費以繼  
之糶幾二十萬斛迄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俾諸生肄業  
焉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尚書兼職如故于是似道方諱言  
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首言今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毋  
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復襄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亟援襄禍至  
無日許翰有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言世諱危  
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至處危亡而  
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敵國外  
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所有甚為國家慮虞也度宗  
為愀然變色似道笑曰此書生腐語爾襄縱不守何至不可立國  
遽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  
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  
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如故

昭文席湜藏書

公自躋政地教建守備之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為意馬丞相  
廷鸞辭位去公獨知省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  
嘆曰不早用吾言國將亡而吾相吾其為張悌矣比降麻公適中  
未疾乃弗果拜中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于道疾少間除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尚方物以寵其  
行公舟次富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  
福州福建安撫使為州民代輸夏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  
而寬催特放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日其士人  
爭以詩文誦遺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  
公既歸知時事不可為憂憊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吾可死  
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有  
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憇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止緡  
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配吳氏贈魏郡夫  
人子男三人長曰鞏次曰瑾曰華惟華以承奉郎直秘閣終鞏仕

皇朝歷南劔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積官通議大夫贈兩浙都  
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愨康瑾承事郎南劔路  
光澤縣尹女一人婿曰東平呂汲孫男八人長曰桂承德郎湖州  
路烏程縣尹次曰楠曰棧曰棟曰權曰椅曰某曰某女八人長適  
懷遠大將軍河南屯田萬戶陳夔次適葉可大應大圭陳璋胡衡  
陳允德杜龍幼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孤謹  
于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駁中外餘二十年家無留貲  
焉初少傅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既脫去場  
屋遲次里居因以得于家庭者邈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  
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至易箒乃已公處館職秉史筆者或質所  
疑輒口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公奏章可見者二十有  
九所著惟四書纂疏行于世近思錄精義若干卷孝宗繫年錄若  
干卷中興名臣言行錄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藏于家公位二府  
法宜有謚于太常有傳于國史而公之歿也兩宮北上九泐旬矣

昭文席湜藏書

後五十有五年公之孫機以墓隧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潛俾  
譔次以備闕軼潛于公纂疏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戶部府  
君又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夙受主知以  
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上方嚮用而輒自引去晚執事樞國步已棘  
范希文修京城之策不用于慶曆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用于  
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用于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興之是誠有非  
人力所及者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闢衆正所聚山  
川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逢止或尼之嘯則不告歛藏著龜善非  
為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罔間外內有命來覲宵衣以須蹇蹇匪  
躬終始弗渝孰尸其功不自為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彼多壘  
戴瞻四方曰其殆而繫于苞桑執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  
以為樂大厦之騫孰執孰扶當宁曰噫其遂相予天胡嗇之弗俾  
卒相迺以晉陽為國保障允矣明哲歸潔其身碩果不食曰惟斯



文若昔大臣節終有禮謚在奉常傳在太史公則不逮公多遺書  
銘以昭之過者式諸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賜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觀夫  
世教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而徵焉泰定元年冬  
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  
聞被旨追贈二代信乎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棣州無棣  
縣之幸禮村致因葬其地蓋其先出于齊公子高以名為氏譜牒  
墜逸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洲鹽山  
縣主簿諱輪祖考曰滄洲孔目官諱憲今贈中順大夫同知某路  
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  
將軍管軍總管諱璋今累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  
渤海郡侯妣趙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鹽山府君而下三世俱  
有仕籍而志局于位厥施未光貽慶垂祉鍾于後人公實承之公

昭文席湫藏書

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為吏會天兵南伐署招討司提控案牘  
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中書省掾從征安南討兩江群蠻有勞  
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携以入覲既而丞相改莅江浙行中書  
省奏以為檢校官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榷鹽筴之利  
自汙簿問其事者以公屬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剡上擢中書工部  
主事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為左右司員外郎除江西行中書省  
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豪之亡命者興利去害  
績用尤著廷議以公踐敷滋久將疇其民庸授吳江州知州下車  
未幾訟簡後均田里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  
立石以紀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時列郡方  
祠奉帝師凡庀材用各匠傭壹出于民力公獨諭浮屠氏之藉于  
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耗民無半餉之勞而祠事以備  
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捧省檄行旁近郡以丹陽金壇故有  
公田虛額請悉蠲之而取他羨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水利久

廢田不宜稻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菽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  
郡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不俟報而歸吳門別業居  
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追錫之命而公之妻楊氏贈渤海郡夫人  
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制書永懷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  
退自惟念宜有以昭上恩紀世德乃俾來徵文為銘潛聞古之為  
銘者必斟酌先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叙次  
高氏之世家名爵與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繇莫守其祀不有厚德孰復乎始蟬  
聯三葉躋于職仕胡卒不耀不震以轟儲厥義方嗣人之承展也  
嗣人是續是似服勤中外時踰四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罔有失  
墜以荷寵靈煌煌天書下賁玄宅發其幽潛昭融烜赫辛禮之原  
歸焉豐碑琢而銘諸以代鼎彝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永  
胤無極

吳府君碑

昭文席湜藏書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于朝追  
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陳氏妻  
陶氏皆宜人厥明年漢傑用事者以本官署五品職于是府君累  
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騎尉追封嘉  
興縣男陳宜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祇奉命書齋肅以  
告已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人積累之效福慶衍溢  
賁及生存國之寵靈非孱焉不肖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天休  
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四明黃白之狀來謁文潛惟府君之里  
居世緒年壽卒葬列于吳興趙公所為誌趨操行事施予惠利播  
於永康胡公所為銘庸敢掇取其大者以為植德儲祉之符而顯  
誌之府君姓吳氏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實父  
澤並官事宋為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汾海制置使李公魯伯  
辟署準備差使任而未顯功伐弗揚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  
省右丞相范文公虎薦任管軍千戶遭時承平始遂遠引初府君

既失所怙恣推資產以歸二兄鞠其弟妹建有家室推是志也達  
之鄉鄰飢有米粟寒有繒纈病有藥餌死有棺槨舟梁道路脩除  
惟時輟田四百畝闢書塾聚閭巷子弟延師儒以教之由是人知  
有學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覈實以上中書用近比署其門曰  
義士云其寢疾也遺命指種戶道租猶三千石春秋六十有四以  
皇慶二年五月癸酉委順而終窆于所居西北之麟瑞里于是歲  
行既周矣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  
已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溫台等處海運副千戶令方以材顯  
融于時馳思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為善非以近名而名隨之  
表立景附聲振響從有不期而至者矣然其蓄也厚則其奮也不  
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吳氏其成于積而出于有餘者乎銘  
曰  
皇詠古制弘敷孝治疏封班秩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以子貴啟  
慶自躬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為利由家而鄉弗屯其施單夫

昭文席溪藏書

窶人幼童弱稚室無凍餒俗有孝弟為而不居嗣人之遺乃播乃  
獲乃引勿替有命自天下飾丘隧赫其龍光松柏衣被勗哉嗣人  
無敢失墜便蕃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覃及來裔尚不一書斟  
酌祭器

故民應公碑

公姓應氏諱普字德施錢唐人年六十有九以大德八年七月某  
甲子卒明年二月乙酉葬縣西履泰鄉棲霞嶺北之花塢其配胡  
氏年八十有一以天曆元年三月某甲子卒四月丁酉合葬焉今  
國子司業韓公鏞時以使者行部為石五采漢碑式大書其首曰  
元故民應公之墓而未有刻辭公之子本以書來京師諗于潛曰  
發幽潛以起衰懦觀人風者之事也吾子以文字為職業幸序而  
銘諸按應氏之先汴人政和進士確南渡時來錢唐遂家焉逮公  
六世矣公少失所怙依外氏習為舉子業非其志也尋棄去而讀  
孫吳書能通其意述將畧一篇慨然欲以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

奮聞彭文子余毅夫之為人心竊慕之薄遊江淮間以策干制置使李公庭芝李公見其魁岸峻整談論娓娓而奇之俾以進武枝尉居幕下當是時內則權臣擅事外則疆圉日蹙諸將多解體公知無所効其力乃辭歸亡何而德祐夫國李公亦死矣至元間凡異時有仕籍者往往持故所受告身詣京師乞換授公獨晦匿不肯自言我冠大裙道遙城市中以教弟子接賓客為事閭巷細人無以自業者時貸以錢而不責其息人多德之胡氏士族女性瑞謹不喜為容飾以勤儉佐公理其內公既歿撫其幼孤至于成人有子一人本也女四適周某錢某周某郎某孫男四才偉俊華初楊君載未弱冠公識其為佳士俾本與共學楊君後以布衣登史館尋擢進士第本猶落魄不偶故集賢大學士王公約嘗薦之而本既老矣才今方以鄉貢進士起君子之澤或者未艾乎銘曰古稱平世士無功名胡有其逢而不有成括囊以俟際于文明傳子及孫復用一經有揭墓門不爵而榮繫此刻辭以鴻其聲

昭文席漫藏書

### 墓表

####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鼈字晉卿世為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賈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為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眾人之所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丹谿上及門者或任或不任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于考亭而秘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推貨務都務場王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或據乙科最後推貨君之孫龍澤遂為咸淳甲戌進士第一人國朝以材學顯融于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為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蘊奧之邃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于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其為說不皆本于

徐氏凡文清之教曰命曰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微辭與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蓋嘆夫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願以是瑣瑣者為其感耶吾見其為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有足哀乎夫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出于此乎彼乎潛生也後幸獲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羣游並進于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掇其棄餘以充有司之求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不又可哀乎夫使先生之道卒揜遏而弗揚者誰與潛實懼焉謹次其師友源流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于塚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為之辭

墓誌銘

張君妻趙氏墓誌銘

潛為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蓋喪其母踰再閏猶哀

昭文席湜藏書

慕不已益求時之聞人為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竊嘗取而閱之非直其母為可稱道其父之事尤有足紀者夫刑善以勸俗長民者之責也潛幸以末學與聞有政庸掇其繫乎人之大倫者為銘以畀之銘曰

於粵之墟句無之里孰望其地曰有張氏軫君之名君實其字羣居太學五載不第文不在茲運去物改白刃可蹈惟義所在爰有賢配克儷其美名曰與婉曾出燕邸五世祖諲疏封安定從伯祖光典領宗正丞惟伯父以文藝著兩制八座累膺異數父曰希暨進食京秩出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叔父塋亦主外藏流芳奕葉後先相望展也令淑婦德是履守節自誓嫠居四紀至治初年龍集壬戌三月之朏翼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男復暨願訖葬以禮于嗟復也終身之慕禫服既除祥琴弗御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孝子曷顯父母繫長民者宜存風勵願慙不敏承乏下吏瞻彼西莊九九松柏勒辭相哀用勸凡百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濟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法靜父元皆弗仕至君始以東江場同管勾遷昌國正監管勾入御史臺為宣使肅政廉訪司立選授江南浙西道管勾承發架閣兼照磨以照磨劾其使貪縱不法事聞使坐斥去君亦以秩滿調婺州路司獄有余甲者以貧自鬻為人奴勢家子慕甲妻美弗能得會其主病死金華道上因誣甲殺主而奪其妻吏既傳致成獄君直其冤破械出之蘭溪民王乙為怨家所殺乙親戚兩人將訴其事怨家懼更屬吏捕治兩人謂乙私其妻實共殺乙賴君言徙其獄旁郡兩人得不死它以事株連若鍛鍊無得而久繫者君悉為剖析所活十有四人所縱遺八十餘人永康大姓以睚眦之怨毆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求得其情乃收案殺人者宣慰使而下以受賕曲法敗者五十餘人用舉者後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為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于是天子方用言者悉徙江浙行

昭文席湜藏書

中書省郎中以下它官更取材望補其處君以選擢左右司都事且追用平反趙陞承德郎到官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有五其孤汝珪等將奉柩歸肅寧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縣東安仁鄉長城之原汝謂滑子辱游于先人最久宜知先人蓋有述滑嫠人也幸能道君為獄官時事它宜傳者詎止是耶史稱于公為郡決曹決獄平今所見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莫能聽至今抱具獄哭而去然則君亦足以不朽矣謹次而為之銘君娶曹氏次林氏子男三人汝珪汝楫汝獨女三人長適同郡韓梓道餘在室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孰降之材而奪其施孰受之器而易其宜百疇一達孰終尼之維善無小維官無卑考事列辭式昭厥垂

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守讓字謙甫其先由大父立而上世為汴人金末父信避地真定因家焉故今為冀州南宮縣人母李氏有五男子公

其季也公年甫踰弱冠入秘書監為奏差尋又入御史臺為殿中  
司知班久之擢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  
磨時方新使名以正憲度將指者皆名卿參佐悉取材望公妙年  
首膺其選深自砥勵以求報稱間以慮囚攝使事行郡邑懲姦貪  
省寃滯接引善類所至有聲居七年乃代去調婺州路總管府知  
事俄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為令史調霍州靈石縣尹未上丁  
內艱服闋改慶元路平準行用庫提領秩滿以奉訓大夫真定路  
深州知州致仕至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卒于鄴之寓舍得  
壽七十有五公長髯修眉容止言論閑雅不迫有古君子風善屬  
文尤喜為歌詩以其自號扁所居室曰本齋琴樽圖史羅列左右  
退食則宴息其中客至與談中原文獻之舊娓娓不倦性廉退不  
急于進取每詣京師輒自赴吏部銓俛首常調殊無常色其任莞  
庫也分帥間乘廉車者皆公故等夷見公必與均禮公執其分守  
滋益恭任既久而家愈落致之日賴故舊致賻襚乃克以斂其清

昭文席湜藏書

約如此娶鄭氏張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以公蔭為晉寧路石  
樓縣尉次貞祐某某女三人長適管軍百戶孫毅夫次未行次適  
孫某孫男三人女一人初公母氏卒于建鄴葬城西之清涼山元  
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葬其左貞來俾某為之銘始公佐  
憲府某因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凡子遇我自是周旋公  
父子間殆四十年銘非潛其誰為之雖不文不敢辭也公家世之  
詳約齋劉公實誌之此不著銘曰

人孰不仕易失者時嘆老嗟卑百喙一辭猗與劉公蚤有令聞素  
才其位無喜無愠澤及後人惟德之符我銘孔昭以勵鄙夫

福州路總管贈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  
侯謚景惠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為趙州晉寧縣人祖謙趙州都目父  
珣將任郎亳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南武定王為征南都  
元帥合蒙古漢軍擊襄陽公時年未弱冠以推擇為吏隸河南統

軍司從築白河口鹿門新城元帥察公材可用因寘之幕府公雖  
主治文書不專以鈎撿趣辦為務日與士卒同冒矢石未嘗辭難  
凡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閔說用久次陞提控案牘歷行中書樞  
密兩府掾太師淮安忠武王以右丞相行中書省事復署公為屬  
時襄陽已下丞相總諸軍水陸並進公與在行從諸將轉而戰前  
既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師順流而下俾公從平章政事楚國武  
定公分治省事移書諭降荆湖諸州軍十三年春丞相至臨安以  
宋版圖來上計功行賞公自省提控令史拜中順大夫壽昌府知  
府行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久之用例解所佩金符句容武毅王  
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渡江有勞且嘗蒙上恩備官使宜因其舊  
職序進之武毅以聞得不以有司常法限其資級改朝列大夫同  
知泉州路總管府事用薦者以朝散大夫為南雄路總管除中順  
大夫福建等路都轉運鹽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為福州路總管至  
大二年九月某日卒于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盜起安溪掠

昭文席溪藏書

大洋川據石盤頭勢張甚守將莫知所為公單騎直抵其處羣盜  
大驚公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為良  
民蓋公久居兵間聲望已著故能使之警伏如此其以省檄閱潭  
州金穀也得羨錢五千緡米萬石其為轉運也惠富商交場吏受  
鹽不以法命以竹器如法實鹽而做福之南臺列倉于漳泉興化  
以貯之持引就受鹽者無所容其弊歲得羨鹽五千九百引其善  
理財又如此惜夫久在外服其政迹有非談者所能悉知也夫人  
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男七人長曰鉉以公廕入仕今為承務郎  
婺州路東陽縣尹孫男七人鉉等既以四年十月某日奉公暨夫  
人之柩合葬寧晉縣村先塋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于朝贈公嘉  
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景惠仍贈夫人天  
水郡夫人爰以書來願得銘昭揭墓道潛惟人材之生必于興運  
匪特將相重臣而有文武其僚吏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  
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附見于策書者幾何人哉然



則趙公之事固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之銘曰  
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斂藏不耀出其豪芒猊貅百萬長鋌鉤戟公  
於其間持以文墨豈無悍強畏此簡書颺騰電擊靡匪徐江流  
湯湯其險莫測杖鞭而往歸教爾獲孰發而蹤其功也人公因敢  
知國有元臣元臣之賢天子之聖曰弗汝遺視汝初命公材則多  
無適不宜魚符龍節未究厥施尚其嗣人克圖不朽馳書謁辭式  
告永久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敬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柘城曾祖  
諱某祖諱鉉皆不仕考諱建嘗佐開州軍事因家焉故又為開州  
人公少負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思自奮拔于功名至元十三年  
從軍取淮甸有勞入淮東都元帥府為令史厥明年國家底定南  
服論次功賞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人心向凡所  
以布宣上德撫慰綏集之者公之力居多換從仕郎龍興路總管

昭文席溪藏書

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江西行尚書中書兩省左右司都  
事以材敏見知于參知政事東平徐公亡何以事乘傳入奏京師  
遷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于是徐公方持部使者節莅浙右  
亟刺上乞署公臺職未報而公去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副東南財  
計莫重于鹽英先是恒以歲賦減耗為憂公規措有法自常筭外  
得羨鹽八百兩九百引以最聞除知平江常熟州下車牒訴全集公  
談笑立決吏畏服如神有以強盜坐繫者公探其獄以為此愚民  
無知因容舟漂抵旁近地而利其菽粟耳非有首事合謀受分之  
驗不可悉寘之死僚佐疑不決後竟如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  
人歲饑諭大家使賑其不能自食者民用無轉徙既又以為水利  
未復則旱澇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浦福山諸水之故道湮廢不  
治者十有六募民浚導之如其舊為水門以時其蓄泄之宜而閉  
縱之凡役工一百一十四萬所食米以石計者三萬四千四百鹽  
以斤計者一萬九千九百官無毫末之費而民得其利不以為病

也田里既以無事乃大治學舍凡廟像器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復歸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閱五載如一日會朝廷以沒入朱張家財物悉歸中宮擇可任出內之寄者或言前簿錄朱張家時公嘗被檄與聞其事乃命公給銀章為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涖焉常熟之人皆重惜其去相率為生祠且請于前史官聊城周君作文以記之有司具實以聞除知建康溧水州其治如在常熟引年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階亞中大夫公素薄于榮利既謝事居吳中一室儵然日與賓客以觴詠相娛樂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卒以泰定某年某日合葬開之濮陽縣黃斌原于男四人長曰恂奉議大夫晉寧路潞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次忱蚤卒次惺次悅女三人長適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奏差劉徵餘未行孫男二人保僧閏僧孫女二人俱幼公為詩曰琴川集者若干卷曰錢唐集者若干卷並藏于家惟盧氏望

昭文席湜藏書

范陽號稱官族其別于開有任叅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者曰克柔公之伯兄也文昭之子景今江陰州尹巨以文章家知名終于翰林待制而公又有潞州以為之子方興而未艾也是不可無使來者知積累之自潞州以公行實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奕奕盧宗世有顯人繇公兄弟弗墜益振公之受材孔敏且裕載而四馳以往用譽胡既過矣不究于施曰予其休退也委蛇勿吳之墟言游之里遺愛在人匪遠伊適人孰不任孰完于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公不三事公則有子揚詩墓門垂示無止

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洧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嵎三邑之衢也迺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

父故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卯歲即能讀父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羈旅之士得群試于漕司號曰寫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嘆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宦游所至恒引以自近癸酉更以國子舉預奏名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刺上先生為強起詣京師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為江浙同考試官三年以從任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任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于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一年卒祔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槩以先生致仕恩今為某官次槩次大德蚤卒次棗孫男十一人炯炫燧炳

昭文席湜藏書

燁灼嗣忠嗣弘始烜燁凡先生為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于興壞補弊出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可臺職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霽峯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啟碑誌序說總若干卷唯大都賦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潛以先生較文鄉闈之歲忝備薦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葬也槩與潛過于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冢上潛雖不敏謹不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予知山之幽幽兮食有蕨薇謂世莫知兮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衰味雖厚兮弗實鼎彝鼓缶而歌兮日昊之離何虧何成兮式全我歸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思樹此貞石兮昭薦刻辭

黃文獻公集卷第九

昭文席湜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九

